

步步倾心

云静风渺 著

下

☆端木摇 ☆一个女人 ☆纳兰初晴 ☆
联袂推荐

纵文武双全，才惊天下，亦解释不了爱恨间的一线之隔。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红尘蹉跎，几经生死，算尽天下却算不了一份情。
缘深缘浅，缘起缘灭，局中人可曾明了自己的心？

「一品红文」·荐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步步倾心

云静风渺 著

下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条件，两全其美.....	1
第二十二章	惩罚，庵堂苦修！	19
第二十三章	素妃，防人之心！	36
第二十四章	不甘，候驾侍寝！	53
第二十五章	狠心，人言可畏！	72
第二十六章	送礼，不贞不洁！	88
第二十七章	死心，宸的选择！	105
第二十八章	可惜，你不是我！	125
第二十九章	嫌脏，半斤八两！	144
第三十章	诛心，萧逸之死！	160
第三十一章	复仇，今夜开始！	180
第三十二章	自损，道高一丈！	198
第三十三章	强求，谎言欺骗！	218
第三十四章	选择，永不放手！	234
第三十五章	走水，痛不欲生！	250
第三十六章	活着，狂风暴雨！	266
第三十七章	敌人，再生波澜！	287
第三十八章	遇袭，救命恩人！	303
第三十九章	齐王，他还活着！	320
第四十章	燕京，终相见！	336
番外.....		352



第二十一章 条件，两全其美

独孤宸将南宫素儿带回了宫中！

听到这个消息，沈凝暄的身子蓦然一怔！

眸华抬起，直直望入独孤萧逸的眼底，她有些愕然地开口问道：“南宫素儿，不是吴皇的女人吗？”

“曾经是！但是现在，她跟你一样，也是皇上的女人了！”

独孤萧逸声音仍旧是淡淡的，温润的双瞳中带着些许冷意：“小暄儿，日后你在宫中，只怕要更加小心了！”

闻言，沈凝暄不禁紧皱了眉头：“你的意思是……南宫素儿可能会威胁到我？”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语气里是浓浓的笃定，独孤萧逸眸色微沉：“她既是回来，便一定不会在后宫中，屈就于任何一人之下！”

只顷刻之间，沈凝暄心中思虑重重。

沉吟片刻，她复又开口问道：“南宫素儿和皇上之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南宫素儿，她除了那日救下远儿之时，有过寥寥几句交谈，了解得并不深，不过眼下既是独孤萧逸如此言语，可见此女除了生得国色天香，心机应该也是不简单的。

她必须要了解独孤宸和南宫素儿之间的过去，才能知道南宫素儿此刻回宫，到底图谋的是什么！

“关于皇上和南宫素儿……”



思绪，回到很久之前，独孤萧逸轻声说道：“南宫素儿自小与皇上可以说是青梅竹马，纵是皇上前往吴国求学之时，她亦随行……”

“青梅竹马？”

听到独孤萧逸以青梅竹马形容独孤宸和南宫素儿，沈凝暄心中丝毫不觉意外。

心中思绪飞转，她蹙眉问道：“既是他们青梅竹马，何以后来南宫素儿会跟赫连颯牵扯到一起？这是否便是她和皇上分开的原因？”

“一半一半！”

独孤萧逸微眯了星眸，声音低缓得让人听着格外舒服：“你知道南宫素儿的祖父是谁吗？”

沈凝暄听得一愣，红唇轻动了动：“难道是……铁血侯南宫正德？”

“小暄儿真聪明！”

独孤萧逸毫不吝啬地夸赞沈凝暄一句。

闻言，沈凝暄心下不禁苦笑了下。

南宫正德！

燕国三朝元老，位列铁血侯！

在三年之前，南宫家在燕国还有着赫赫威名！

他们的势力，比之当下最强大的夏家，还要强上几许。

但是，就是在三年前，南宫家因为谋逆叛乱被连根拔起，沈凝暄没想到，南宫月朗和南宫素儿兄妹俩竟会是南宫家的后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今还活着！

眼见沈凝暄嘴角的苦笑，独孤萧逸接着说道：“南宫素儿之所以会跟皇上分开，是因为当初南宫正德权力过大，大有拥兵自重之嫌，更有甚者，他还妄想让南宫素儿入宫为后，借此来控制大燕的前朝和后宫……小暄儿，你该知道的，自己想娶是一回事，被人逼着娶又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皇上当时刚刚登基，身后还有如太后，他们母子岂会受南宫家牵制？”

沈凝暄眸色微冷：“所以三年前南宫家叛乱，其实是太后和皇上的手笔！”

“没错！”

独孤萧逸微微颌首，笑看着沈凝暄：“南宫素儿是如何跟吴皇搅到一起去的，我不甚清楚，但是皇上现在带她回来，便足以见得，他不在乎……换言之皇上可以说是南宫素儿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现在她却舍弃吴国皇后之位和年幼的孩子，无名无分地跟着皇上回来了，小暄儿……你觉得，有她在，这燕国后宫，日后还会太平吗？”

听独孤萧逸一席话，沈凝暄的眸色不禁微微一深！

他说得没错！



南宫素儿可以放下血海深仇，放弃吴国的皇后之位，舍弃自己的幼子跟着独孤宸回来，必定有她所要图谋的！

她所图谋的，也许是报仇。

不过对于同样为仇恨而生的她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她南宫素儿不来招惹她，她便会跟她井水不犯河水，如若不然……

“小暄儿，在想什么呢？”

等了许久都不见沈凝暄出声，独孤萧逸不禁出声问道。

“我累了！”

像是一只慵懒的小猫一般，轻蹭了蹭下颌的被角，沈凝暄作势便要裹着被子转身。

见状，独孤萧逸微怔了怔，却是莞尔一笑，伸手扶住她的肩头：“给你下毒的那个小丫头，现在还关在院子里，她说是相爷吩咐她下的毒，你怎么看？”

“我父亲……还不至于这么心急！”清幽的视线，直直地望着锦被上的鸳鸯戏水图绣，她淡淡说道，“先不去管她，今夜我们只需以不变应万变，明日一早真正下毒的人，便会自己送上门来！”

秋若雨是个极其精致的女人。

精致的眉眼，精致的身段，精致的一颦一笑。

可是，又有谁知，这如花似玉的大美人儿竟会是深藏不露的绝顶高手，即便是身为影卫的臬云，与她交手之时，也是处于下风的！

轻抿了口茶，沈凝暄轻轻抬眸，看向身前垂首而立的两人。清冷的视线，自秋若雨身上一扫而过，她笑看着脸色不豫的臬云，“怎的如此神情？”

臬云低眉敛目，语气却冷得不成样子：“属下只是自责，自责没能好好保护好皇后娘娘……”

听臬云这话，沈凝暄不禁失笑！

“敢情你以为，本宫让齐王欺负了去？”

臬云面色一变。

这话，打死她，她都不敢乱应！

淡笑着看了臬云一眼，沈凝暄眼波一转，看向秋若雨：“秋姑娘，你生得真美！如此美人儿，全天下的男人都会拜倒在你的脚下……”

“皇后娘娘唤我若雨便是！”迎着沈凝暄淡然沉静的眸，秋若雨嫣然一笑，百媚皆生：“全天下的男人之中，总有一个例外！”

闻言，沈凝暄轻挑了眉梢！



她自然听得懂，秋若雨所说的这个例外是谁！

长长喟然一叹，她轻声说道：“若雨，日后本宫会留你在身边，不过你一切都得依本宫的命令行事，若是你做不到，现在可以去寻你的那个例外！”

“是！”

在对沈凝暄的态度上，没有丝毫的轻视之意，秋若雨凝视着沈凝暄的眸子，却是微微一眯。

“怎么了？”

对上秋若雨深思的眸子，沈凝暄眉心轻拧。

“没事！”

秋若雨轻勾了红唇，对沈凝暄轻点了点头：“属下日后以皇后娘娘马首是瞻！”

“好了！”

沈凝暄轻蹙黛眉，淡淡地扫了两人一眼：“你们两个人准备准备，待会儿有场好戏要上演！”

闻言，臬云微愣，秋若雨则淡淡颌首：“是！”

沈凝暄说，有好戏要上演。

臬云还在寻思，她口中的好戏，到底指的是什么。

但是，只在片刻后，看到自院门外缓缓而来的佳人，她心思一沉，不禁冷冷一笑。

门外之人，一袭雪白襦裙，一尘不染，纤腰弱弱，盈盈一握，一笑之间，恍若仙子下凡，堪堪倾国倾城，秋若雨的美，是妖娆之美，而她的美却透着几许清傲！

此人便是沈凝暄的姐姐，沈凝雪是也！

“妹妹，听说你身子不适，姐姐来看你了！”尚不曾进门，沈凝雪的声音便已飘入耳中！

“姐姐来了……”

方才的淡然，只瞬间便已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却是深深的疲惫之意，沈凝暄轻捏了捏眉心，看了沈凝雪一眼，将手里的茶盏，轻轻放在桌上。

过去这阵子，她稳坐后位，总是高高在上！眼下相府里的人，都知她形同废后，正是她落魄之时，沈凝雪又怎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绝好机会！

抑或是，沈凝雪此行，实际是来瞧瞧，喝了昨晚的汤药，她为何还活着……

“按理说，我这当姐姐的，昨夜里便该过来瞧瞧，可惜我身子也不太好，这才来晚了……”说话间，沈凝雪旁若无人地在沈凝暄对面坐下身来。

见状，臬云微露不悦之色！



这沈凝雪现在居然连礼节都不顾的，未免太过目中无人了！

微微抬眸，对臬云淡笑了笑，沈凝雪的视线，在看到秋若雨时，微顿了顿，却是淡声轻道：“你们先出去候着，我想跟妹妹说些体己话！”

“娘娘！”

臬云眉头紧拧地看向沈凝暄！

“没碍的！”对臬云笑了笑，沈凝暄点头道，“你们先出去也无妨！”

臬云无奈，只得轻声说道：“属下就在外面！”

而秋若雨，则不声不响地跟着臬云也到了厅外。

“真是看不出，妹妹这里，竟然还有如此一位绝代佳人！”

看着秋若雨离开，沈凝雪转头对沈凝暄嫣然一笑，看着她略显苍白的病容，她俯身在她耳边，不无得意地低声道：“听说皇上昨日已然回宫，却对妹妹迟迟不曾过问，看来……妹妹被皇上废黜已成事实，想来过不了多久，我也该风风光光地入宫了！”

对于沈凝雪的挑衅，沈凝暄丝毫不觉意外！

“看样子，姐姐看我是假，落井下石却为真！”微微抬眸，眸光淡淡地迎着沈凝雪得意笑着的眸子，沈凝暄轻叹一声，不但不怒反倒笑道，“不过姐姐，我怎么听说，皇上将南宫素儿也带回宫中了呢？”

闻言，沈凝雪面色微微一变，但很快便微扬着下颌说道：“即便她回了宫中又如何？太后娘娘不喜欢她，后位也不会是她的！”

“哦……”

将尾音拉得老长，沈凝暄老神在在道：“既是如此，那我便先在这里恭喜姐姐，日后满路皆风华！”

“眼下知道恭喜我了？”

绝美的脸上笑靥如花，眸底却有一抹狠戾之色闪过，沈凝雪抬眸与沈凝暄四目相对：“你为后之时，与我百般刁难，即便我低声下气去求你，却仍是不许我入宫……到了现下，你觉得这笔账，我们姐妹该怎么算？”

“姐姐想怎么算？”凝视着沈凝雪倾国倾城的容颜，想到入夜后这张脸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沈凝暄唇角微弯，再次端起茶盏喝了口茶，缓缓叹道，“入宫，于姐姐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我的记忆里，姐姐温柔大方，美丽善良，不该如此鼠肚鸡肠才对。”

“鼠肚鸡肠？”

听了沈凝暄的话，沈凝雪黛眉紧蹙着凝看向沈凝暄，见她神情淡然如昔，她顿觉自己胸中怒火升腾！



“啊！”

迎着沈凝雪怒气高涨的眸，沈凝暄似是忽然想起什么，淡淡说道：“姐姐身上的隐疾，如今尚未痊愈吧，若是这样的话，待到你入宫之后，夜里便没办法侍君……”

“沈凝暄，你闭嘴！”

最容不得别人拿自己的痒病说事，沈凝雪恼羞成怒之际，怒然抬手朝沈凝暄脸上甩去：“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沈凝暄眸光一冷，蓦地抬手，紧紧扼住她纤弱的皓腕：“姐姐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你随意打骂的沈凝暄吗？”

“我打你又如何？”

绝美的脸闪过狰狞之色，沈凝雪空闲的左手陡然上扬，快速朝着沈凝暄的右脸抽去！

“不知死活！”

沈凝暄眸色陡然一沉，抬手扣住沈凝雪纤弱白皙的手腕，凝眸望进她眸底深沉的愤恨，她冷冷一哼，倾尽全身之力将她重重甩在地上。

没想到沈凝暄如今落魄至此，竟还敢还手，被她甩落在地时，沈凝雪花容失色！脸色惨白地跌坐于地，她满脸震惊地看向沈凝暄：“你竟敢还手！”

“如今你还未曾入宫，我为何不能还手？”唇边的弧度翘起得极为美好，沈凝暄缓缓蹲下身来，挑高了眉梢，伸手轻抚着沈凝雪绝美的侧脸，想到记忆深处，前世里沈凝雪似乎也如此对待自己，她冰冷一笑，阴恻恻地说道，“我的好姐姐，你可是忘了，我在宫里是如何打你的？我今儿还就告诉你，就算你进了宫，我再见你时，只会见一次，打一次！”

“沈凝暄，你敢！”

面对沈凝暄的恐吓，沈凝雪瞪大了水亮的眸子，一脸的惊惶之色：“以后待我入宫，你已然是废后，我想要你的命，就像是……”

“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般！”冷冷地把沈凝雪剩下的话说完，沈凝暄轻拍了拍她的脸，“好姐姐，我连皇上都敢打，还怕你不成？”

“沈凝暄！”

被沈凝暄阴恻恻的神情惊得娇躯直颤，沈凝雪杏眼圆睁，作势便要起身：“我不会放过你的……”

“呸当——”

就在沈凝雪一语落地之时，惊闻呸当一声巨响传来，原本紧闭的房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



室内两人皆惊，几乎同时望向门外。

瞥见房门那抹气宇轩昂的明黄色身影，沈凝暄虽是心中一怔，却又很快冷笑了下。

这人来得，还真是凑巧！

不是还有棘手的事情要处理吗？！

门外之人是谁，沈凝暄看清楚了，沈凝雪自然也早已认出，只见她眸色一冽，暗暗狠拧自己大腿一把！

只瞬息之间，那双原本清明明媚的大眼中水雾浮动，抬眸对上沈凝暄，她羸羸弱弱，期期艾艾道：“妹妹，姐姐知道，你才被废黜，遭父母责难，委实心情不好，若你打我骂我便能舒服一些，今日姐姐随你便是！”

沈凝雪的转变之快，令沈凝暄微微咋舌！

迎着沈凝雪泪盈于睫的水眸，她心下微动，不用想也知道，她这是唱的哪一出！

不过……

没关系，反正今天她不弄死沈凝雪，也会扒掉她的美人皮，当着独孤宸的面正好，她玩的就是心跳！

她要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圣母，也省得日后麻烦！

“妹妹！”

见沈凝暄轻皱了柳眉，沈凝雪柔声说道：“姐姐真的心疼你……”

“扑哧——”

因沈凝雪的这句话，沈凝暄直接笑出声来，轻笑抬眸间，对上门外那双幽深却不见底的瞳眸，她哂然一笑，有些讪讪然地福下身来，轻声慢道：“臣妾，呃……妾身不知皇上驾到，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方才用力踹开房门，此刻又站在门外的，正是燕国皇帝——独孤宸！

而沈凝暄，原本想要自称臣妾，却在略微思忖后，又改为自称妾身！

如今的她已然被废，自然不能在他面前再自称臣妾了！

“妾身？”

双手背负身后，独孤宸眸色清冷地看着她对自己福身行礼。并未立即让她起身，他扬起下颌，抬步迈入门内，冰冷深沉的视线轻轻地自沈凝暄身上一扫而过，最后落在地上一脸梨花带雨的沈凝雪身上。

“皇上……”

沈凝雪红唇轻颤，似有道不尽的委屈和哀愁，她绝美的容颜，凄婉哀怨，让我见犹怜！



“雪儿这是怎么了？”

浓眉微微一紧，独孤宸眸中神色微闪，似是对早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的视线冷冰冰地扫过沈凝暄：“你又在欺负雪儿？”

“皇上不是都看到了吗？”兀自直起身来，淡定地迎上独孤宸的视线，沈凝暄没有过多解释什么，只微勾了红唇，一脸不以为然地淡淡笑道：“妾身一直以欺负家姐为乐！”

闻言，独孤宸眉心处，皱成川字！

“皇上……”

以为独孤宸心里动了怒，沈凝雪心下暗喜，娇滴滴地轻唤一声，她从地上盈盈起身，动作无比亲昵地倾身挽起独孤宸的手臂，怯怯软语道：“一切都是雪儿不好，不关妹妹的事，若皇上要怪，就怪罪雪儿，千万不要怪罪妹妹！”

见她一副心地善良的样子，沈凝暄黛眉微蹙，不由冷冷嗤笑一声：“皇上，您看姐姐多么善良？即便是在妾身这里受了委屈，也不想皇上为难妾身！”

她的姐姐明摆着在陷害她，这会儿却又一脸纯善地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

还真是可笑到家了！

“暄儿你何时才能如雪儿这般醇厚善良？”轻飘飘地瞥了沈凝暄一眼，独孤宸凝视着她脸上的冷笑，旋即几不可见地轻勾了下唇角。微转过身，轻蔑地看着身侧国色天香的燕国第一美人，他轻轻扯动薄唇：“受了欺负，还要如此护着她，雪儿你太善良了！”

“皇上！”

被独孤宸一番夸赞，沈凝雪面色一热，红唇轻抿着低下头来：“雪儿和妹妹一向感情深厚，即便她对雪儿下手再重，那也是雪儿的错，还请皇上不要怪罪于她！”

听她这么说，沈凝暄冷冷翘起的嘴角，不禁又轻抽了抽！

高手啊！

她见过独孤萧逸演戏，也在北堂凌跟前演过戏，却没想到，沈凝雪竟也是个中高手！

“是吗？”

不曾遗漏沈凝暄嘴角轻抽的微小动作，独孤宸低眉凝视着沈凝雪美丽无瑕的俏脸，轻轻叹了口气，声音低沉道：“原本，朕还想着，该如何处置她，眼下既是雪儿如此护着自己的妹妹，朕就只当你方才摔倒是自作自受，与她无关了！”

“皇上？”

做梦都没想到独孤宸会顺着自己的谦卑之语直接说自己自作自受，沈凝雪蓦然抬眸，当她望进独孤宸摄人心脾的眸海之中，见他眸色凝重，不似在开玩笑，她的脸



色瞬间青一阵白一阵，好不精彩！

“雪儿？”

声音轻柔得不成样子，凝视着沈凝雪不停变换的脸色，独孤宸星眸微眯，有些好笑地挑眉问道：“朕遂了你的心意，你该高兴才是啊，何以如此表情？”

“雪儿多谢皇上成全！”

心中暗暗咬牙切齿地低咒着，脸上却要表现出温婉贤淑，沈凝雪虽心有不甘，却只得对独孤宸福了福身。

见她如此，沈凝暄轻拧了黛眉，冷然苦笑！

她的姐姐，方才明明将自己伪装成一位受害者，却又要在独孤宸面前装得面慈心善，这下可好，没能如愿整治了她，反倒还得为她向人道谢！

此举无疑作茧自缚！

不过，这独孤宸的反应，还真是让人……啧啧！

“这就对了！”

就在沈凝暄腹诽之时，独孤宸轻轻抬手，将沈凝雪扶起，他嘴角微翘的弧度，似是在笑着，但笑意却未达眼角：“朕平时之所以欣赏你，除了你的才貌和学识，还有那股子眼高于顶的傲气，不过比起这些，朕更喜欢你温柔大方，美丽善良，从来不管如何被皇后欺负，却不会鼠肚鸡肠！”

独孤宸说话的语气，明明柔情万分，但听在沈凝雪耳中，却如寒冰利刃，让她忍不住心底暗暗发毛！

“皇上！”

仓皇抬眸，对上独孤宸沉静似水的漆黑瞳眸，她面色惨白，一时怔在原地！

他所说的话，与方才沈凝暄的话，如出一辙！

而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莫非他把她早前和沈凝暄的对话，也听了去？

只一瞬间，望着独孤宸沉静的眸子，沈凝雪仿佛觉得自己跌入了无尽的深渊之中。

“乖！你先到外面候着！”

与沈凝雪对视的眸微微泛冷，独孤宸凝眉看向沈凝暄：“朕有事要跟皇后好好商量商量！”

“是！”

心底的寒意不降反增，沈凝雪面色变了变，逃也似的向外奔去。

“皇上还真是会演，比之沈凝雪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看着沈凝雪落荒而逃，沈凝暄并不觉心中有多快意，淡淡地看了独孤宸一眼，她兀自转身，行至桌前端起茶



盏，竟老神在在地喝起茶来。

侧目斜睇沈凝暄一眼，见她双眸古井无波，根本就不领情，独孤宸唇角一掀，“沈凝暄，朕方才明明在帮你，你怎么还不领情……”

“我好像并没求着让皇上帮啊！”

轻轻一叹，沈凝暄淡淡抿唇，随后赞叹点头：“果真是好茶！”

“你……”

凝视着眼前不知好歹的那人，独孤宸心里的火气又上来了，见沈凝暄一副淡漠姿态，他满脸寒意逼人，转身对身后的臬云冷道：“朕让你护送皇后回宫，这里是皇宫吗？”

“属下死罪！”臬云身形一颤，惨白着脸色低头回道，“请皇上降罪！”

早在沈凝暄回到相府时，她便知道这一天迟早是会来的。

见臬云受到责难，沈凝暄眸华微抬，对上独孤宸锐利微冷的眸，凌厉的眸子微微一眯，她淡笑着说道：“入住相府一事，皇上若有气，尽管对我来，何必要迁怒于她！”

语落，她从容起身，旋步进入花厅里。

看着满桌早已备好的极品佳肴，她再次垂眸，拿了筷子，夹了些菜，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

“娘娘！”

小心翼翼地看了身边的独孤宸一眼，臬云无法左右沈凝暄，只得自己暗暗替她捏把冷汗。

即便皇上性情沉稳，可回回面对皇后的时候，都是极易动怒的！

神情冷漠地凝睇着沈凝暄不算文雅的吃相，独孤宸阴沉着脸，朝她走近两步：

“沈凝暄，你没有朕的旨意，说走就走，现下又是这般态度，当真视朕如无物，不把朕放在眼里啊！”

“说走就走的人说谁呢？”

淡淡抬眸瞥了他一眼，沈凝暄有恃无恐地夹了块梅菜扣肉送到嘴里，用力咀嚼两下，她抿唇蹙眉道：“也不知是谁先走的，这会子又跑来倒打一耙！”

“你倒有理了！”

声音冷冷的，透着极寒，独孤宸的目光，紧紧盯着身前的沈凝暄，心想自己此行是来接她回宫的，犯不着节外生枝，他转身对身后的臬云沉声道：“你先退下，朕要跟皇后单独谈谈！”

“属下先行告退！”

感觉到独孤宸冰冷的视线，臬云有些担忧地抬眸看着沈凝暄，见沈凝暄不以为



然地蹙了蹙眉头，她不敢违命，只得暂时退下。

臬云一走，花厅里便只剩下独孤宸和沈凝暄两人。

他们两人，一站一坐，一时间谁都不曾言语。

淡淡地瞥了独孤宸一眼，沈凝暄端起粥碗喝了口粥，到底还是先开了口：“如今我已经被皇上废了，且即将流放西土，皇上还打算跟我谈什么？”

面色沉凝地注视着她虽是沉静却略显苍白的侧脸，独孤宸眸色隐隐一变！

不等他抬步上前，臬青低哑暗沉的声音自门外响起：“启禀皇上，相爷沈洪涛携夫人虞氏在外求见！”

闻言，沈凝暄端着粥碗的手陡然一顿！

不曾错过沈凝暄轻颤的动作，独孤宸蓦地想起独孤萧逸说过的话。

他说，因为那纸废诏，沈洪涛说了，只当没沈凝暄这个女儿！

“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独孤宸忽然沉下的声音，好似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夹带着浓浓的怒火，惊得寝室外沈洪涛夫妇皆神情一震！

沈洪涛以为，此刻独孤宸震怒，必是沈凝暄又惹怒了皇上。

面色极是难看地与身侧的沈凝雪对视一眼，他原本深邃的眸底，不禁荡起一丝愤懑！

今日早朝时，他方才得到消息，皇上居然将南宫家的余孽带回了宫中，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沈凝暄不但不知悔过，竟还一再惹皇上动怒，如此一来，废后已成铁板钉钉之势！

他悔啊！

如若，如若当初入宫为后的是沈凝雪，以她的美貌和脾性，必定可以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也不会是如此局面！

花厅里，独孤宸的视线，一直纠停在沈凝暄的身上。

见她只微怔了片刻后，便兀自咀嚼着嘴里的肉粥，他不禁心思一沉，大步朝她走来。

见独孤宸气势汹汹地大步而来，沈凝暄神情微滞了滞，一脸戒备地紧盯着他：“皇上？”

她以为，他又怒了！

她以为，他会如以前一般，气急败坏地掐着她的脖子，恨不得把她掐死！

思绪飞转间，他已然来到她的身前，不过却并未伸手掐住她的脖子，而是紧握住她的手臂，猛地用力将她从座位上扯了起来。



心下，陡然一惊！

沈凝暄手里的粥碗轻晃了晃，到底没有脱手落地。

轻抬眸，迎上独孤宸隐晦的眸子，她紧皱了娥眉张口欲言，却听独孤宸沉声说道：“沈凝暄，你是傻子吗？明明知道那道废后诏书不是真的，何不直接戳破了沈凝雪的奸计？省得自己一脸惨白地在这里受委屈！”

沈凝暄微微一愣，却是很快嗤笑着弯了弯唇：“皇上，您可是忘了？那道废后诏书，是出自您的亲笔，印鉴俱全，是真而非假！”

闻言，独孤宸面色一沉！

沈凝暄说得没错，那废后诏书，确实是真的！

不过……

眸色微微冷凝，他沉声说道：“即便废后诏书是真，你也大可让他们知道，你在楚阳救驾有功！”

“然后呢？”

冷冷地看着独孤宸深幽的眸海，沈凝暄抬起手臂，躲过他大手的钳制，淡淡笑着：“将皇上在楚阳时，颁给臣妾的那道流放诏书拿给他们看，让他们都知道，即便皇上没有废了我，却已然将我流放西土？”

沈凝暄说话的语气很轻，凝视着独孤宸的神情亦是淡淡的，但她婉转的话语，却使得独孤宸身上的怒气，奇迹般烟消云散了。

微微怔愣片刻，他轻轻一叹，笑得微微有些苦涩：“你在怨朕？”

沈凝暄重新坐下身来，抬眸瞥了独孤宸一眼：“臣妾为何要怨皇上？”

“不！”

眼神淡定地看着沈凝暄清澄的眸子，独孤宸唇角勾起的弧度，完美而冷艳：“在楚阳时，荣海早已将一切都与朕坦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央求你做的，在那件事情上，你受了委屈，不但不怪朕，还在朕最危难的时候，救了朕的性命，但是事过之后，朕却直接对你弃之不顾，即便是回宫以后，也直到此时才来接你，你……心里其实是怨朕的！”

沈凝暄没想到，独孤宸竟会说出一席话。

凝视着他脸上的苦笑，她低敛了眼幕，淡淡说道：“皇上言重了，这天底下还没几个人敢说对你有怨！”

独孤宸轻拧了下眉心：“你对朕的怨，不敢说，却藏在心里！”

于沈凝暄来说，独孤宸对她的态度，怎能一个差字形容？

对于他，她一直谈不上恨，却也算不得喜欢！

但是，在楚阳时，她救他是真，他直接丢下她也是真。



所以，他现在说出这番话，她也不会太过矫情地去反驳，毕竟他说的是事实，而……虞氏和沈凝雪都还没死，今日这场好戏还在后面，她需要独孤宸这个重要角色来配合演出！

是以，此刻她能做的，便是勾唇淡笑，继续不声不响地用着自己的早膳！

半晌儿，见沈凝暄不语，独孤宸剑眉轻皱的痕迹越来越轻，没有疾言厉色，也不见雷霆震怒，在沉默许久之后，他状似随意地瞥了眼沈凝暄面前的饭菜，闲闲问道：“好吃吗？”

闻言，沈凝暄神情蓦地一怔！

微抬眸，怔怔地望着身前俊逸如清泉的男子，确定自己没有出现幻听，她眨了眨眼，一脸摸不着头脑地抬起手里的粥碗：“泉云的手艺，还算不错！”

“泉云还会做菜？”

看着桌上卖相还算不错的菜肴，独孤宸俊眉微扬，对于沈凝暄的话深感怀疑！抬眸之间，见沈凝暄仍看着自己，迎着她清冷的眸子，他心下一动，眸色温和地抬起手来，做着自己方才便一直想要做的事，轻轻地，便要抚上她的脸：“朕听说你病了？”

察觉到他的意图，沈凝暄心下一紧，却是将头侧向一边。

蓦地回神，凝视着他温柔似水的眸，她心底窒了窒！

在过去的近一年以来，她早已习惯了他的疾言厉色，如今他的举动如此温柔，她心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此人危险，应该速速远离！

世上没有人会对你无缘无故地好！

尤其这个人，还是过去那个一直对你疾言厉色之人！

念及此，她忽而莞尔一笑，不着痕迹地端着粥碗起身：“泉云的手艺实在不错，臣妾去替皇上盛上一碗，让皇上尝尝？”

“不必了！”

伸手扣住她的手腕，独孤宸不容她再躲闪分毫：“朕今日来这儿，可不是为了喝粥！”

闻言，沈凝暄冷冷一笑！

她怎会忘了，他刚才可是说过的，要跟她好好谈谈！

被他扣紧的手，隐隐犯疼，她轻蹙眉头，低头看了眼他的手，声音平淡如常：“皇上，如今那废后诏书家父已然看过，仔细算起已经废了臣妾，而且还要流放到西土，如今的沈凝暄，已经跟父母决裂，落魄至极……念在臣妾在楚阳救了你一命的分儿上，还请皇上放手，可好？”

“不好！”



眉梢微抬，独孤宸与她四目相接。

“你……”

迎着他的眸，沈凝暄眉心一立，尽量心平气和道：“平头百姓都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皇上难道不知吗？”

“平头百姓都知道的道理，朕自然知道！”薄凉的唇轻轻勾起，炫出一抹亮眼的笑靥，独孤宸陡然收手，将沈凝暄用力带入怀中，不容她挣扎分毫，“废后诏书一事，朕会彻查，亦会在沈洪涛面前，给你个交代，若是你恼我在淮山上放开你的手，那么今日朕便告诉你，从今往后，朕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因独孤宸突如其来的举动，沈凝暄猝不及防，手里的粥碗咣啷一声掉落在地，碗里的粥，四溅而起，溅湿了两人的襟角，他却全然不顾，丝毫不理会自己身上是否被弄脏了！

贪婪地吸吮着她身上独有的桂花香气，他眸色微深了深，心想着不知从何时开始，自己竟然不再讨厌她身上的桂花香气，他脸上的笑容邪肆魅惑：“鉴于你的救命之恩，朕以身相许如何？”

被独孤宸用力拥在怀中，沈凝暄神情本就愕然，但是听到他信誓旦旦的言语时，她却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如此，她还真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听到她婉转悦耳的笑声，独孤宸微拧了俊眉，扶着她的肩头，低头看着她：“你笑什么？”

“臣妾在笑……”

淡淡抬眸，望入独孤宸幽深的眸子，沈凝暄唇角勾起的弧度，透着几许自嘲之色：“皇上，永远都不放手，是对自己真心所爱之人，你……可爱过臣妾？”

闻言，独孤宸心头狠狠一窒！

凝见他一脸怔忡，沈凝暄嘴角的笑意，渐渐冷凝：“皇上，我听说，你将南宫素儿带回了宫中？”

“是！”

独孤宸瞳眸中，光华闪动，却终是点了点头。

如今南宫素儿回宫，已是众人皆知，沈凝暄自然也该知道。

“呵呵……”

淡淡凉凉一笑，沈凝暄伸手握住独孤宸扶着自己肩膀的手，语气清冷地凝眉说道：“这世上，可以让皇上不远万里去见的，是南宫素儿，可以让皇上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的亦是南宫素儿，皇上心里的爱的人，一直都是南宫素儿！”

听沈凝暄一字一顿地把话说完，独孤宸轻勾了薄唇，只定定看着她，“所